

TNC 5241.27/3234 (3)

3

46443

16443

劉安及府志先略事考下并

唐

姚崇待 見 字簡之 吳興人 徙 蘇州 官 至 散騎常侍 弘文館學士 嘗 奏 對 策 陳 二 史 曰 臣

李北海 字 泰和 江都人 以 薦 入 官 歷 北海太守 為 蘇州 刺史 官

其在 兩 都 書 監

蘇庶子 蘇 深州人 事 成 德 軍 為 判 官 檢 校 太子 左 庶子 御史 中 丞 即

史 獻 王 五 世 祖 詳 見 年 域 記

張 同 議 士 事 易 武 軍 為 推 勾 官 判 議 郎 行 太子 司 議 郎

五代

五代

劉 應 公 歸 義 人 仕 後 唐 歷 官 吏 部 尚 書 門 下 侍 郎 判 蘇 州 公 事 官 職 甚 高

唐 唐 三 事 後 晉 為 司 空 同 平 章 事 卒

宋

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畧下 外郡

唐

姚常侍 思廉 字簡之吳興人徙雍州萬年隋秘書丞察之子貞觀中官

至散騎常侍弘文館學士嘗奉勅撰梁陳二史謚曰康

李北海 邕 字泰和江都人以薦入官歷北海太守為李林甫所害後白

其枉贈秘書監

韓庶子 義賓 深州人事成德軍為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御史中丞即

忠獻王五世祖詳見瑩域記

張司議 士賓 事易武軍為推官朝議郎行太子司議郎

五代

劉譙公 响 歸義人仕後唐歷官吏部尚書門下侍郎封譙國公監修唐

書唐亡事後晉為司空同平章事卒

宋



胡安定 瑗字翼之海陵人以范文正公薦入官歷蘇湖二州教授官至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治太學事追謚文昭

李旰江觀字泰伯南城人以范文正公薦入官至太學說書卒所著有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諸書庶寧中門人上之朝詔官其子

張理評式端拱初仕為大理評事知祁門縣宋宣獻公綬字公垂平棘人太中祥符元年進士歷官參知政事贈司徒侍中謚宣獻嘗受詔撰三朝國史傳

劉原父 敞新喻人舉慶曆進士第二歷官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號八是知放字貢父歷官中書舍人號公非

歐陽文忠公 脩字永叔廬陵人舉進士甲科歷官參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贈太師追封兗國公謚文忠號六一居士

蘇子美 舜欽銅山人參知政事易簡孫以蔭入官歷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員才望中丞王拱辰等忌之諷臺官劾除名後起為湖州長史卒

韓持國 維雍丘人參知政事忠憲公億之子以蔭入官歷資政殿大學士進門下侍郎以元祐黨坐謫卒年八十二大觀初悉復其官

王岐公 珪字汝玉華陽人徙舒舉進士甲科歷官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岐國公贈太師謚文恭嘗受詔撰兩朝國史

蘇文忠公 軾字子瞻眉山人老泉先生洵之子嘉祐二年進士仍策制舉歷官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封武功縣伯以元祐黨坐謫赦歸

卒年六十六累贈太師謚文忠號東坡蘇文定公 轍字子由文忠公之弟與兄同年進士歷官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封欒城縣伯以元祐黨坐謫卒年七十四追復官爵謚文定

號穎濱王荆公 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嘉祐二年進士歷官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荆國公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卒贈太師謚曰文號半山

陸農師 佃山陰人舉進士歷尚書左丞以元祐黨罷能追復資政殿學士

陸農師 佃山陰人舉進士歷尚書左丞以元祐黨罷能追復資政殿學士

曾文定公鞏字子固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歷官中書舍人諡文定

周都官頌嘉祐中以都官員外郎知婺源縣事

黃文節公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治平四年進士官至秘書郎兼國史編

修官為章惇蔡卞等所害屢被謫卒後贈直龍圖閣諡文節號山谷

曾文清公幾字吉甫贛人徙河南從學舅氏孔文仲武仲賜上舍出身

又從學劉安世胡安國歷官禮部侍郎卒諡文清有經說二十卷茶

山集三十卷

孫端明覲字仲益宜興人歷官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所著有鴻慶集

胡忠簡公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進士初為樞密院編修官乞斬

秦檜謫海外孝宗朝歷官資政殿學士卒諡忠簡號澹菴

劉季高岑武進人歷官徽猷閣直學士

洪文敏公邁字景廬鄱陽人學士忠宣公皓之季子紹興十五年舉博

學宏詞科歷官端明殿學士諡文敏號容齋嘗受詔撰四朝國史傳

居益公必大字子充廬陵人紹興二十年進士歷官少傅左丞相封益

國公後以偽學黨首坐謫卒年七十九追贈太師諡文忠號平園

陸務觀游山陰人以蔭入官仕至寶章閣待制卒年八十五號放翁

楊文節公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歷官寶謨閣學士

諡文節號誠齋

黃文肅公榦字直卿閩縣人朱文公之婿官止承議郎主管亳州明道

宮追諡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

陳北溪淳字安卿龍溪人師朱子以特奏恩授泉州安溪簿未上卒學

者稱北溪先生

傅忠簡公伯成字景初濟源人徙閩徽猷閣待制忠肅公察之子從學

朱子隆興元年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諡忠簡

汪子穎珙監丞若容之子乾道八年進士歷知新建縣事號信山

葉忠定公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歷官寶文閣學士諡忠定

號水心

葉茂叔 秀發 金華人師呂東萊唐說齋慶元中進士授桐城丞禦金人

有功制閭忌効之得白擢知休寧縣又論奪之後起知高郵軍卒

真文忠公 德秀 字景先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歷官參知政事謚文忠

學者稱西山先生從祀先聖廟庭追封浦城伯

程忠文公公 許 字季與叙州人嘉定四年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謚忠

文號滄洲

李秀嵩 心傳 字微之井研人隆山先生舜臣之子用崔與之魏了翁薦

入官歷工部侍郎屢為言者所排擯卒年七十八

章山堂 如愚 字俊卿官至史館編校兼宮講所著書曰山堂考索

姚橘洲 希得 字逢原潼川人嘉定十七年進士歷官參知政事以資政

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保

談料院 鑰 嘉定中仕為承議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

李以申 以申 四明人端平中為徽州學教授續新安志八卷

章秘撰 玟 嘉熙中為秘閣修撰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

王伯厚 應麟 慶元人淳祐元年進士歷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卒嘗守

徽州號厚齋著述最盛玉海其一也

馬碧梧 廷鸞 字翔仲樂平人淳祐七年進士歷官右丞相兼樞密使致

仕值國亡卒于家

林竹溪 希逸 字肅翁艾軒先生謙之之孫官至直寶謨閣號虞齋著三

子口義

周溪園 應合 景定中為馬光祖所辟授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兼明道

書院山長嘗請為明道先生立後及編程子書八卷

周郡推 彥約 景定中為臨川推官編臨川志三十五卷

楊端如 本 鄱陽人嘗著本郡名臣事畧三卷又編金石錄十卷

元

胡汲仲長孺永康人宋進士福寧州倅入元被徵授集賢修撰出為海寧簿所著文曰瓦缶編

戴帥初表元奉化人宋進士入元被薦為信州教授所著曰剡源集

吳文正公澂字幼清崇仁人宋鄉貢進士入元歷官國子司業翰林學士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學者稱草廬先生從祀先聖廟庭

鄧文肅公文原字善之綿州人徙錢唐宋鄉貢進士以行省辟入仕歷

官翰林侍講學士諡文肅

姚文公燾字端甫柳城人翰林承旨樞之姪亦官翰林承旨諡曰文

張山長鉉金陵人仕為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續金陵志十五卷

許瑤父瑤樂平人程登庸先生門人

董時父時父德興人初德興傳立傳康節之學於廖應淮立復傳於程直方直方又以授時父今其傳泯焉

杜清碧本字伯原清江人隱居武夷至正初遣使聘為翰林待制稱疾

固辭所著有四書表義六書通等書學者稱清碧先生

虞文靖公集字伯生青城人徙崇仁宋丞相雍國忠肅公允夫五世孫

以薦入官歷奎章閣侍書學士諡文靖號邵菴

揭文安公侯斯字曼碩富州人以程鉅夫盧摯薦入官歷翰林侍講學

士諡文安

貢文靖公奎字仲章宣城人以省檄入仕歷官集賢直學士諡文靖

黃文獻公潛字晉卿義烏人延祐二年進士歷官翰林侍講學士諡文

獻

柳文肅公貫字道傳浦江人用察舉入仕官至翰林待制諡文肅

歐陽文公玄字元功廬陵人徙瀏陽延祐二年進士歷官翰林學士承

旨諡曰文號圭齋

于壽道文傳平江人登延祐二年乙科歷官禮部尚書卒嘗知婺源州



還朱子故宅建祠以祀俾朱氏世守焉

陳衆仲旅莆田人以馬祖常虞集薦歷官國子監丞所著曰安雅堂集

楊志行剛中上元人以薦入仕官至翰林待制所著文曰霜月齋藁子

翻嘗主休寧簿

曾悔中策茶陵人鄉舉第一廷試第八人授同知婺源州事

楊鐵崖維禎字廉夫會稽人泰定四年進士仕止江西儒學提舉

貢泰甫師泰學士文靖公奎之子天曆二年進士歷官戶部尚書行部

閩中召為秘書卿值國亡卒于道

貫子素阿思藹海涯畏吾人酸齋學士雲石之子至正中為寧國等路

榷茶都提舉

李一初祁茶陵人元統初進士官至江浙儒學副提舉嘗同知婺源州

事

張子長樞東陽人以修三史薦為翰林修撰辭不至所著文曰敝帚編

李季和孝光永嘉人至正中以隱士徵累授秘書監丞泰不花師之

王路總球從學汪文節公至正中為寧國路總管

陳子山祖仁汴人至正二年進士第一歷官中書參知政事國亡死節

初為太常博士時常一至新安游黃山趙東山輩賦詩送之

管子瑜瑾松江人至正中為休寧縣學教諭

國朝

危大樸素金溪人元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洪武初授翰林侍

講學士兼弘文館學士謫居和州卒年七十

宋潛溪濂字景濂金華人元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洪武初累授翰林學

士承旨兼太子贊善大夫謫茂州卒于道年七十二

王忠文公禕字子充義烏人洪武初以聘起累授翰林待制奉使諭降

雲南死節贈翰林學士諡忠文

朱備萬善豐城人洪武初以薦起為府學教授歷官文淵閣大學士

卒號一齋

劉三吾如孫以字行茶陵人洪武初以薦起累授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左贊善號坦齋

吳國正維新德興人洪武中任國子學正

沈花谿夢麟吳興人元婺源州學正遷武康令洪武中五考鄉試會試

胡隆成隆成山陰人號萍軒仕潛邸為長史

王景彰景松陽人洪武初鄉貢進士累授山西右參政謫雲南洪武末

授翰林侍講永樂初進學士卒號常齋

方正學希直寧海人

解學士縉字大紳廬陵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監察御史謫河州洪

武末召為翰林待詔永樂初陞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出為廣西布

政司右參議改交趾坐事卒

楊文貞公士奇名寓以字行廬陵人洪武末舉賢良方正授吳府審

理正永樂初陞編修官至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

師諡文貞號東里

楊文敏公榮字勉仁建安人庚辰科進士初名子榮御改名榮歷官

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敏

楊文定公溥字公濟石首人庚辰科進士歷官少保禮部尚書兼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號澹菴

胡頤菴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授華亭教諭陞桐城知

縣永樂初授檢討歷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以太子賓客致仕卒

曾西野榮字子榮廬陵人永樂甲申進士第一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侍讀學士贈禮部左侍郎

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贈太保諡

文端號抑菴

王文安公英字時彥臨川人永樂甲申進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諡文

安號泉坡

趙子益曾縉雲人永樂二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選授周府伴讀以事改歛縣儒學訓導

鍾啓晦亮廬陵人永樂初歷趙府伴讀終國子學錄

魏文靖公璘字仲房蕭山人永樂四年會試乙榜除松江府學訓導遷太常博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壽幾百歲諡文靖

林宮諭誌字尚默閩縣人永樂八年進士歷官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號葆齋

張文僖公益字士謙江寧人永樂十二年進士歷官侍讀學士死土木之難贈翰林學士諡文僖

張式之楷慈溪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輔之弼南平人鄉貢進士為漢陽縣學教諭

江正字秉心開化人宣德初為司經局正字選授襄府紀善

李文達公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歷官少保吏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達號浣齋

劉文安公定之字主靜永和人正統元年進士歷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諡文安號呆齋

錢文通公溥字原博華亭人正統四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通

呂文懿公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歷官翰林學士贈禮部右侍郎諡文懿號介菴

薛兵書遠字奉遠巢縣人正統七年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商文毅公輅字弘載淳安人正統十年進士第一歷官少保吏部尚書

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毅號素菴周宮保洪謨字堯佐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

書號箴齋

夏大理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十年進士歷官南京大理寺卿

彭文憲公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二年進士第一歷官少保吏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憲號慎菴

劉文和公羽字叔溫壽元人正統十二年進士歷官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和號古直

楊文懿公守陳字維新鄞縣人景泰二年進士歷官吏部右侍郎兼詹

事府丞贈禮部尚書諡文懿號鏡川

戚太史淵字文湍餘姚人景泰二年進士仕終翰林編修

徐少傅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今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號謙齋

丘文莊公濬字仲深瓊州人景泰五年進士歷官少保兼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莊號深菴

胡廷慎謚會稽人天順元年進士仕終山西布政使

新安文獻志卷一

辭命

李繼捧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有罪侯賜第

趙保忠制



王者推車轂以命將推赤心以待人儻節之有虧於國法而何追前

定難節度使李繼捧家于邊徼世嗣弓裘頃者自構闕墻始求宿衛朕

含容待遇恩禮有加大旆雙旌屢委十連之任解衣椎食亟承三接之

恩既換高牙俾還舊地無佩相印仍齒宗盟賜予殊常寵榮備極而小

人革命狼子野心潛結手足之親自為唇齒之援離城郭而野處協比

校童誘戎虜而內侵撓敗王略此而或恕孰不可容載念累世之勲特

免三章之議曲貸異門之戮俾參環衛之班尚預列侯無忘省過屈茲

典憲深用愧懷可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有罪侯賜第於京城中仍舊賜

姓名趙保忠

討蜀賊李順諭兩川招安使手詔

張密學

朕以兇民嘯聚蜀郡驚駭俾聊舉於偏師務速令於平盪已聞虎旅將  
覆梟巢既顯戮於鯨鯢慮俱焚於玉石須令分別用振恩威宜令王繼  
恩候前軍所到處其賊黨或敢恣兇頑或輒行抗拒即盡行殺戮不得  
存留其或有先被脅從或自能歸順更不問罪並與安存不惟推好生  
惡殺之心亦用舉懲惡勸善之典諒爾將兵之意知予及物之恩春寒  
比各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真宗即位大赦文

張密學

門下創業垂統于以貽後昆嗣仁承祧于以紹前列為股肱之元首俾  
億兆之宅心洪惟永圖屬在明辟夫何涼德享是不休先皇帝膺錄上  
玄受遺太祖臨御迨踰於二紀憂勤遂冠於百王無一日不舉皇綱無  
一時不親聖覽宵衣旰食焦思勞神禹跡混同方致太平之運堯心未  
倦俄興不豫之災弃大寶以上仙付冲人之神器仰遵顧命下迫推崇

若涉大川罔知涯涘僂負荷兢畏交并宜覃作解之恩聊展奉先之  
意可大赦天下恭念先朝庶政盡有成規謹守奉行不敢失墜所宜開  
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才鰥寡孤獨之民悉令安泰動植有生之類俱獲  
昭蘇庶幾延祖宗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更賴中外百執左右蓋臣各  
聲乃誠輔茲不逮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平蜀賊王均赦兩川德音

洪比部

朕君臨萬寓德覆兆民執大象以御時應上玄而為理何嘗不慈  
愍在念旰食為心思保大和用敷至化昨者王均苞藏逆態孤負國恩  
嘯聚危城驚駭遠土逮乎撲滅尋至梟懸言念烝黎驟罹困弊既洽和  
平之運宜推曠湯之恩應川峽兩路諸州軍監縣限德音到日味爽以  
前除十惡故殺劫殺謀殺並為已殺人者及官典犯在法贓不赦外其  
餘罪無重輕並與釋放於戲國家垂化務洽隆平王者推恩必從廣大  
經脅從者並令寬釋在縲繫者咸議哀矜或固護城池或捍禦祚孽或

不徇完黨或顯立功勞各許加恩仍令申奏更有蠲放未保舒蘇庶臻  
亭育之心用合皇王之道惟彼士庶體朕意焉

親征契丹回鑾由赦河北德音

洪比部

門下朕紹寶圖之重荷宗社之靈不顯視朝佳勞思理寰海庶臻於寧  
晏生靈未保於乂安思祭暴以戢兇豈佳兵而尚武蠢茲戎虜忽萌不  
逞之心寇我邊陲輒有無名之舉軍旅雖懷於勇銳將臣有誤於倚毗  
致其邊朔之徒深入封圻之內憑陵縣邑殺掠居民朕受命昊穹常思  
於亭育爲人父母尤切於痛傷所以躬御戎衣巡幸河朔選求群帥分  
命六師方麾貔虎之威大破犬羊之衆邊鄙已觀於清肅生民倍念於  
傷殘宜疏曠蕩之恩式布哀矜之念可自咸平三年正月十三日巳前  
應河北州軍并淄濟州諸色罪人罪無輕重竝從釋放於戲布德施惠  
式敷從欲之仁含垢匿瑕庸格止戈之武布告朔部咸體至懷

削奪趙元昊官爵并除屬籍詔

聶內翰

世苗民弗懷首罹虞寶郵支自立終伏漢誅蓋犯順者無赦於國章除  
殘者罔限於夷服炳焉通議時或敢踰趙元昊戎漠餘妖邊關小種性  
含惡毒志負狼貪昏頑表於稚年傲悖成於壯齒曩者德明即世西夏  
控哀朝廷錄方寸之忠憫稱嗣之禮按於童孺付以節旄名襲真王寵  
示同姓金紫有秩絡繹以周其窮關市弗譏賀遷以通其貨假我明命  
取重諸羌固當竭犬馬之勤効消埃之報克守先業以稱大恩而乃背  
惠反常毀忠蔑孝僭舉國號扇惑蕃渠跳梁并蛙之能旅拒秋螳之轍  
公遣軍校冒服使車列牘自陳欺天罔畏既虧臣節合舉明刑朕深憐  
舊勲特加涵覆橫渴群議密賜手書貸其辭命之愆開以自新之路護  
送來介俾還穹居無遷善之革音益恃遠而迷復至敢駢率醜隸攘竊  
塞民騰布文符誘誑區寇而廷臣列奏邊吏抗辭願舉偏軍往平狡穴  
趣梟稱亂之首以正不庭之辜朕每念一夫肆狂餘衆何罪况元昊脅  
從濟欲濫殺逞威名酋外奔諸帳懷貳苟戈鋌竝進則玉石奚分且俾

列於購科止用取於魁惡其元昊在身官爵宜削奪仍令宗正寺除其屬籍惟彼諸部素奉本朝迫此姦克遂成誣誤儻能結黨歸義執賊効功必當昭洗前汚申明厚賞國有信誓言煥丹青應賞募科格委中書門下詳為條件以時布告庶體朕懷

館閣校勘歐陽脩轉太子中允制

聶內翰

朕意尚儒雅博考辭藝使優游並進以先我太平之業恩亦厚矣尔往參典校屬以事謹會從薦引復叙官榮方思枚括而用寧限陞遷之次宮坊美秩冊府清塗嘉乃雋才尚勗來譽年譜補註有範事論叙復之詔

求賢詔

呂密學

朕思得賢才故開薦舉之路虚心納用皦然弗疑而比年以來率多繆濫不知而言茲曰蔽知而言之茲曰罔以此事上予何賴焉自今所舉非其人者其令御史臺彈奏當實于法見任監司以上毋得論薦

禁獻羨餘詔

呂密學

轉運之職本以澄清官吏綏撫人民豈特事誅求以剝下乎有能盡歲入以致增盈者留為本路移用毋得進羨餘務寬民力以稱朕懷

殿中丞致仕同詳議大樂胡瑗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制

呂密學

勅太學者教化之原俾天下之士首道而服業任至重也朝廷謹薦舉之令以為成均博士非儒賢極選未始輕授汝瑗行為物矩經為人師以處士拜官不屑從政與宅在里無忘講學向被詔議樂音然來思辨論精深明士蘊考正述作顧已多効今上庠虛席司成表才宜還服於右事俾改丞於膳府訓明胃齒恢演化風時乃休德可授前件

平廣賊儂智高曲赦江西湖南德音

呂密學

門下朕紹承基緒維御幅員不循燕翼之謨慎固盈成之守內之則詢求文理外之則講練武經冀此承民臻于至治屬溪蠻之興肇承邊吏之失防踰越土疆繹騷生聚薄言問罪爰命行師蕞尔校兇尋抵擒殄

然今江湖之列郡實鄰海嶠之遐陬封域犬牙道塗甚錯或護巡城堞或輸輓糗糧奔馳險艱暴露丁壯凡此調發豈無勞煩茲惟瞻瞻採用嗟惻宜推有典曲示矜懷可曲赦江南西路及荆湖南路於威寇盜猖狂既伏剪平之畫生靈瘵弊必資生養之方咨尔庶官體予深意

孔子四十六代孫文宣公宗愿改封衍聖公制

呂密學

勅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褒成君以奉廟祀至平帝時改封褒成侯始追謚孔子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文追謚孔子文宣尊以王爵封其嗣褒聖侯為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訓博採群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為當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載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宴臨繼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

失墜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重歟宜改封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為衍聖公

元祐太后告天下手書

汪龍溪

此以敵國與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艱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醜乃以衰瘵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以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



至計度臻小惕同底不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於吾意魏守朝

興以來詞臣冠冕其四六實典雅温  
學此篇先武重耳一繼尤論炙人口

汪龍溪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亦人儻忠  
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曹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  
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供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慊既  
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  
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陳此詩  
詞亦極切

張邦昌責以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汪龍溪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存於軀命則將  
義薄於君親具官其身及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  
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所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於大

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賈可乎宜大正於  
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繇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  
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汪龍溪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具官其蒙國  
厚恩為時顯宦方氛侵結蕭牆之內至腥羶謀閔位之人事既非常坐  
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投筆以遠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駐孟  
五行之說豈所宜言哀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  
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汪龍溪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稜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於  
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傳  
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而

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耗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為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言若至重比難私姑黜置於散官用寬投於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

資政殿學士劉韜贈特進制

汪龍溪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我仰成之耆哲挺然不屈於兵威既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其夫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領藩條林活民之政外臨邊瑣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虜將令毀節於偽廷龔勝節中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原之祿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汪龍溪

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奇禍宜峻恩章具官其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

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衝無援之孤城抗方虓之醜虜壯矣張懸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下壺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沉冤念逝者之何辜為潸然而出涕茲陞華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故將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汪龍溪

漢室備胡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叔子孟明殺鼃之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材孰若弃瑕而責老成之效具官其稟資沉毅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嘗昇中權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於亡命肆朕募圖之始求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為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宜盼異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徽猷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楊時授工部侍郎制

汪龍溪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籥韶庭幾還風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當縻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修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饑渴之憂茲復綴於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夫之心非起部優閑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汪龍溪

故端明殿學士蘇軾孫符改宣教郎制

汪龍溪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繫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謩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御營左軍都統制江制制置使韓世忠除檢校少保武寧昭慶

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汪龍溪

門下提貔虎以振天威深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據國憤永為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勳於不次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甘陳兼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備師干之試旋膺齋鉞之除豈惟蹇上以匪躬每見多上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群小窺朝元克千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為之而卷褻凱歌一奏盟府文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虛之渥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於爰田衍并腴於真賦併為異數用表元勳於歲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盡歸飲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沮尚圖後效更

奠前休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汪龍溪

門下御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續不圖即罹多故昧綏  
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  
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允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携於道路飢  
疲蒙犯於風霜經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  
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延即與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  
流離鄉閭遭焚劫之劫財力困供輸之役肆風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  
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重克已以焦勞欲睡鄰休  
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  
氛復殆將無愛於髮膚狀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與餽餉日滋而  
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  
獲已止俟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况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  
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墜於上聞王威非恃於萬鈞堂  
下自逞於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適假銜無告之寃已勅輔臣相

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  
靡拘微隱所期爾眾咸體朕懷尚慮四民與失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  
怨科須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狂獄蕃滋邦法有稽於未臧乃用迎長  
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  
悔禍於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尚書  
觀曰建炎紹興間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  
攬曰建炎紹興間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  
博論以此陸宣公○吳草廬云代言之臣有渡說于  
最優多難之秋德音所被聞者便憤其感人之深歲  
不卑而端

戒百官勤脩職事詔

程北山

朕惟治古之時在位者皆有秉德率義平城衛上之心在職者皆有首  
公徇國砥節勵行之操故下焉如手足之衛頭自上焉如元首之有股  
肱是以有所不為無不成有所不征征無不服於虛何修而可以繫  
此歟朕遭時艱危枕戈嘗膽者五年于茲矣貪婪之虜憑陵之勢未已

凋殘之境愁歎之聲相聞仰惟祖宗之謨烈遠懷二聖之比狩中使待  
旦如臨深淵眇然深思未知攸濟夫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固朕之志也  
然明將勵翼作而行之於下者非公卿將師士大夫之任乎乃若行汚  
而寄治靜言而用違進無去病辭第之忠退無羔羊素絲之節收恩媚  
俗者莫肯去敝伺時奪使者常懷利心以長慮為私憂以媮情為得計  
有一于此朕何賴焉兵不與將二百載四方無虞士大夫所以保族類  
而享安榮者固我家之澤也今天下騷動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書  
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夫天工是代而神實臨之其可食其食而慢其事哉士大夫其恪  
勤無忽則亦有無窮之聞可不欽哉石林葉氏曰余自翰苑能領官祠  
異籍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其文  
者即為移書當路併上其文數十篇卒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自  
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  
天子掌制命文章禮一特為

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使張浚弟迪功郎滉改官制

程北山

勅具官某惟樞臣浚開濟忠略勤勞王家經營三川以至關輔朕甚賴  
之以爾同產之親又從幕府請以故賞貶爾京僚朕方思勸官方之臣  
成乃弟之美豈有愛於一官乎尚克欽承以圖報稱

楊康國特贈徽猷閣待制制

程北山

勅鉤黨之禍豈不痛哉惟時怙權罔上之臣實始斷喪忠良以騁志于  
天下九元祐靖國儀刑之餘守正之士傅以大戾舉而納諸丹書朕用  
盡傷患有優恤而况殘酷之害被其閨門而天下究之者乎具官某才  
業之美奮于昌辰攝貳天官升華書館出入中外時論具宜遭罹以來  
殆將三紀待制延閣雖非故官時惟渥恩以慰沉抑

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加封祖父母制

程北山

祖任武寧軍節度使太師守司徒致仕韓國公諡文忠弼追  
封魏國公餘如故

勅朕仰念仁祖聰明慈儉熈及於萬方永懷宗臣端亮忠嘉功昭于四  
輔是為不朽施于後昆肆予釐事之成與享湛恩之被具官某祖某官  
某賢業經世王功在民閉邪責難莫如孟子之事上盛德至善有若武  
公之佐周措國家於九鼎之安息兵革於百年之久逮茲塗炭之極益  
見著龜之明宜世濟之有人知慶餘之不爽舉斯寵典表以大名用易  
國封且仍公位亦何加於舊物姑申命於恩綸

祖母韓國夫人晏氏贈魏國夫人

勅景祐慶曆之際有舊學之臣曰臨淄公殊以雋德遠業克相睿明樂  
善不倦以得天下之英才舉而進之布在顯列數世賴焉是生賢女作  
配人傑福善之慶逮其子孫具官祖母某氏莊靜明淑禮法具宜閨門  
之中有叙有愛魚軒翟第命服替書居而有之以至偕老朕宗祀上帝  
敷澤綿區恩數首行於四隣寵綬上及於三世無以加厚易封大邦匪  
唯告第之增華抑俾有家之知勸

故相李綱除觀文殿大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制

程北山

勅朕睠彼荆湘之上流旁連交廣之五管震擾未靖輯綬是圖必得重  
臣用康遠俗具官某器質英邁才猷敏明忠誠足以動衆心剛果足以  
任大事向繇人望首置宰司去國累年公議攸屬晉軍謀帥莫居卻毅  
之先周室任賢有若召公之翰俾專閫制徃布恩言仍躋秘殿之華式  
為南服之伯顧位均分陝矧繫國步之方艱庶功比平淮無使古人而  
專美惟予舊弼無待費辭

給事中黃叔敖兼侍讀權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講制

程北山

勅聖人之言譬水火之為用前史之載實龜鑑之具存朕思廣聰明旁  
資講讀庶兼取於直諫抑有助於艱難以爾某官黃叔敖儒雅飭躬溫  
良成性以爾某官廖剛淵源有自勁挺不回皆以時髦深明古訓繼金

華之業蓋無事章句誦說之繁讀倚相之書亦當有切磨諷譏之益其敷爾旨以沃朕心

龍圖閣待制利變路制置使王庶加徽猷閣直學士進官二等

制

程北山

勅自寇虜大入暴師中原六年于茲矣而戡定之功未之獲也其有分綏御之權制閫外之事而能所歷有紀威聲隱然至於夷險不回績効尤著則陟明之典其可後乎具官某忠盡出於天姿才猷見於累試蚤被器使投刃之下無全牛比屬時危疾風而後知勁草爰更師路屢奏膚公載撫興元有嘉豫備樞臣來諗功狀卓然豈唯寬朕北顧之憂抑以張吾犄角之勢延閣之邃學士之班是為清華以旌功伐仍進官之二等亦示勸於一時益懋乃庸以稱休寵

起復明州觀察使吳玠兼陝西諸路都統制制

程北山

勅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國爾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况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師淬厲以須枕戈待旦而可以親喪發乎具官某比以功伐寢階顯榮却敵有沉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中率懋賞既行遽深風木之悲方從金革之事矧臨敵忘於易將而軍制容於奪情其安厥常毋曠爾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其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懋哉

新安文獻志卷二

甲集

辭命

紹興十年九月明堂赦文

程章靖公

門下朕嗣承大統躬履多虞厲炎正之中微致綿區之傲擾惟二帝出  
 狩不敢忘者親愛之恩而一紀拏兵尤可痛者生靈之命邦之不靖罪  
 實在予每念累朝之至仁兼愛兩國之赤子冀休兵革各保封疆徒以  
 安天下為心豈在修匹夫之怨至於遣使致幣屈已講和然朕誠不足  
 以孚疆敵而俾革心德不足以保遺民而俾安宅靡成言之固守復始  
 亂以侵陵是使南北之民永無休息之日咎繇菲薄浹切盡傷幸賴帝  
 鑒孔昭大畀豐穰之歲人心共憤咸懷敵愾之忠兵民足食以無虞將  
 士叶謀而有濟載念九筵之盛典盍循三歲之彝章合天地以奉主幣  
 之恭侑聖明而登牢醴之薦三宗大報痛致精禋惟上下神祇臨我而  
 格思惟祖宗功德在人而未艾兩儀助順儻開偃革之期九廟重休益



壯肯堂之業是用誕敷需澤溥及多方示孚惠於函生庶道迎於和氣  
於戲精意以享熙事既成歛福錫民忍向隅之獨泣同仁一視期率士  
之舉安尚賴文武一心忠賢同德共戡多難永底不平

獎諭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郾城勝捷仍

降犒賞詔

程章靖公

勅岳飛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萬曾未聞遠以孤軍  
當茲巨孽抗犬羊竝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  
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懷克敵之心陷陣  
摧堅計不反顧麤闢屢合醜類敗再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夷之苦俾  
尔至此時予之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力振尚効功名之志亟聞  
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關于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  
諭想宜知悉

賜少保樞密副使岳飛乞叙亮叅知政事主文翁之下不允批

答

程章靖公

勅岳飛得卿奏近蒙恩除樞密副使令叅知政事王次翁叙位在臣之  
下契勘叅知政事叙位舊例在樞密副使之上臣雖謬忝孤卿豈得遽  
紊班列欲望聖慈令臣只依舊例叙位在叅知政事之下庶使邦儀不  
易愚分可安具悉卿蚤建殊勳顯登亞保雖資西樞之務實聯左棘之  
班肆同列之有陳請會朝而居下朕嘉其自抑蓋有能遜之風俾尔在  
前且昭右武之意情文俱得禮法無嫌胡爲守謙未安勵服勉體瞻意  
勿復有言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焯轉一官致仕制

程章靖公

昔孔幾告老韓愈上疏請留言貪賢之美疎廣乞骸道路觀者有賢哉  
之嘆夫貪賢而惜其去固朝廷之美事而據經引年以全進退之節者  
亦士君子之素風也我有着德之臣茲上乞身之請宜頒崇渥以示至

懷具官某行配古人名垂當世蚤受大儒之道獨傳聖學之歸頃以特  
招來儀邇列露明勸講顧未厭於詳延真館奉祠遽願即於閒燕閱時  
甫邁抗章復來乃備瀝於懇誠祈悉還於官政雖嘉尔志良拂予衷其  
仍次對之班往遂丘園之樂勉親藥石益介壽祺

隨州觀察使李顯忠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吾衛上將軍封  
食實封如故制

汪文定公

門下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禱賞罰之至權以御下念秦伯用孟明  
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眷乃勁臣久於閑地肆頒新渥靡限舊章隨  
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  
壹阡貳佰戶李顯忠挺志堅剛稟姿稟銳生知大義既用夏以變夷荐  
奏膚公期指疆而徇國頃者成師以出惟敵是求方志馳於伊吾乃威  
損於徇邑勉從絀典以塞輿言然而折馘執俘亦云戮力動心忍性抑  
又累年矧羣材之彙征豈一青而獨棄粵若國朝之制凡厥將帥之臣

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金之守昔鮮聞於竝授今特出於異恩內  
以增贊轂之嚴外以爲屏翰之重皆將觀政非以假人於戲與人之周  
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尔其繼英衛之善兵肇敏戎公對敷休  
命

賜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上表再乞解機務不允詔

汪文定公

勅後卿朕惟比歲以來大臣數易規模不定何以成事功廉陞易陵何  
以嚴國體謂將久任要在得人以卿道義純全謀猷閑遠荐更衆職而  
名愈重參翊大政而力愈彊考卜既精咨詢咸允乃實百察之冠式圖  
庶績之熙方沃嘉猷遽祈釋位豈習見近事但以輕去爲然而未諒朕  
心蓋以既往爲戒苟紛紜之如故奚經濟之可期宜體仰成益勤勵相  
尚念分陰之惜無徒累牘之煩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機政不允詔 汪文定公

勅允文卿名振華夷材經文武方茲注意維以仰成曾坐席之未溫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勢豈宜然已明喻於至懷尚荐曉於前說惟左右之宣力蓋將有為非初終之一心何以能濟勉安厥位益究乃猷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賜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界外祠不允詔

汪文定公

勅良祐朕准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久任其辨明是非糾欲邪枉蓋不遺餘力然未聞一去言路乃切切然顧畏引避而亦無有輕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殆將三年既而出納命令銓綜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焉今忽以嘗任言事具欲避仇然而去是何故邪傳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卿其安之所請宜不允

賜捧日天武四廟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吳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汪文定公

勅吳拱朕惟乃父盡力百戰以保衛全蜀人德之如甘棠思召公也尔又能服父訓不違公忠潔廉是以士尤樂為之用乃者即其駐軍之地付以牧守之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便用材之宜庶幾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徃其欽哉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招到三衙軍兵獎諭

詔

汪文定公

勅沈介朕常患公之郡縣有所興為徃徃騷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邪卿任分閩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銳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取初不以一毫擾民而道路云遠糗糧畢具又未嘗仰給大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尔嘉之

賜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汪文定公

勅景夏朕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示貪賢弗獲之意蓋古

之里居者亦豈自暇佚而已哉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卿其欽服  
朕命勉盡此義所請宜不允

察郡邑廉吏詔

程莊節公

朕惟天下治亂繫乎風俗之美惡風俗美惡繫乎士夫之好尚蓋士夫  
者風俗之表而天下所賴以治者也故上有禮義廉恥之風則下有忠  
厚醇一之行上有險詐媮薄之習則下有非爭陵犯之變朕嘗好貪  
黜浮靡躬節儉以示天下而歷紀逾久治效未進意在位者未能率德  
改行以厚風俗故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將何以助朕興化致理無愧於  
古乎部使者郡守其為朕察郡邑廉吏來上朕將甄獎將以不以其或  
持祿養高宗飾虛譽應詔不以實使積行之君子壘於上聞時汝之辜  
必罰無貸

罷蜀蜀詔

程莊節公

朕惟驚駭非古制也夫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文用輕  
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  
一切住罷

立皇姪貴誠為皇子詔

程端明

朕以菲涼獲承休緒念國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為子矣  
審觀熟慮猶以本文未強為憂查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之  
子猶朕之子也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既親且賢朕意所屬俾併立焉深  
長之思蓋欲為異日無窮之計也其以為皇子改賜名程端明曰生  
特及文章事讀寧宗遺詔邵州防禦使其沂靖惠王  
姪子亦朕之猶子亟稱洛水所為文不在漢制下

理宗即位大赦文

程端明

天生烝民而立君所以任父母撫綏之責父有天下而傳子所以綿祖  
宗統系之基祇仰先皇自承丕緒不以大寶為樂惟以萬方為憂懷保  
小民欽畏上帝消斥姦佞登崇俊良勤不倦於宵衣儉至形於齋服坐  
蓀感格聿底康平二氣叶調羣生茂豫中原雲附故境日歸允惟中興

之功浸復太平之觀乃以焦勞之久遂愆節適之宜忍聞憑几之言方切號弓之痛顧令眇薄獲續沐明仰奉母儀俯臨海寓正皇皇如灼之際加兢兢載惕之思然創劇摧心尚曠萬機之務而政先及物豈稽四海之恩可大赦天下

諭經筵講讀官詔

程端明

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既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啓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卽令學士院明諭朕意

倉部郎官潘楨除大理少卿詔

程端明

朕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謹比覽倉部郎官潘楨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大理少卿以示嘉獎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程端明

昔成王立政之初於庶獄衷謹曲盡其敬忠厚積累空國空虛治道所由昌也朕踐祚以來舉廢戒貪興能拔滯亦欲郡縣聞風政平訟理也而懦者汨於吏奸莫恤人命強者輒持巧心析律貳端久繫株連遂易瘦死其或叨憤自豐庭成奪貨五過之疵是非泮於案牘中典民免莫伸哀矜之意微剥斂之風著豈朕爲民父母之意哉繼自今監司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務審克無僭亂辭勿格詔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中和庶幾羣吏視儀罔敢弗率儻猶翫狎習爲蔽欺貪殘淹留莫之糾刺上負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則國有憲章罰加失職非予一人所敢私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程端明

昔在高皇中興炎祚如呂丞相勛寔著於勤王如岳鄂王烈尤高於衛國蓋禦戎復辟均爲社稷之臣而秉事握樞咸受腹心之寄夫既膺功之無間豈容論德之或殊頃焉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允穆同一辭而作謚垂萬世以爲公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

公贈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賦河朔之雄姿熟左氏之兵法道兀  
求於中宵之急援劉豫於一鼓之餘西京之地既還河南之境寔復惟  
其張馬步將山伴賊之勢故能定業於江南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  
謀豈復遺虜於今日雖以忠而許國屢形於天語之褒嘉奈畏敵而急  
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於莫保天下殆今以為寃朕獲續不  
圖敢忘宿憤方將壯溥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忠竟爰易嘉稱用彰  
實美鄙茲夫之遺莫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髮豎果  
孰得而孰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名孫父司兵饒得非忠義之報之驗  
天人之符噫遺廟我雖或游神於古鄂英靈凜凜豈能忘意於中原  
右翰林學士程公此所擬撰也先王初被寶慶乙酉詔書寔先賜謚忠  
穆時程公以刑部尚書與今吏部侍郎三公壘對掌綸掖始聆所聽之  
旨躍然喜曰此聖上初政大慶實足以慰天下公議矣退即擬制以俟  
錄黃之下繼而宸衷未愜猶曰慶實不足以慰天下公議矣退即擬制以俟  
美者以旌異之於是復改出武畫百至中書適王公當視草遂所制  
雖不得欺下聞將嗣金陀之編幸伊傳以示來世因錄以寄嗚呼代言

鳳池忠邪之所取正即更定之次第以知上卷之寵因所錄之頭末以  
見人心之公天下從可知也先王於是而不亡矣既刻是編不敢負程公  
所以加厚九京之意謹識

故崇政殿說書程頤孫源授籍田令制

程端明

勅故崇政殿說書贈直龍圖閣謚正程頤四世孫修職郎程源爵祿朝  
廷之名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者風俗之樞機實可作勸於百世激勸  
有道今昔所同睦惟爾祖之賢一出濂溪之正盡心知性無非根本於  
大原啓綸抽緘用以開明於後學求其嗣裔得爾端良隆然受道之資  
其矣夫刑之舊錫之命秩擢宣班聯度幾風動於聽聞無或顛宜於邪  
僻克邁先訓亦潭乃心可依前修職郎特授行籍田令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程端明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  
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  
公謚如故

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何瑄贈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諡文正制 程文憲公

允文允武遠興殄瘁之嗟懋賞懋官庸舉舉崇之典故具官何某家傳  
忠孝德備柔剛事軍旅而敦詩書生閑閑而習政務踐敗臺省偉汲黯  
之在廷勤勤蕃宣式燮侯之維翰教興庠序惠洽閭閻論事後成敗國  
之著龜以身佩安危朝之柱石朕方求助天不慈遺茲用胙以召棠躋  
于周傳表功錫號節惠易名視台宰之多儀造邦家之八柱昭予與眷  
慰爾遺忠於戲華屋山丘采思賢於既往丹書帶礪尚齊美於方來爾  
其顧歆是為不朽歐陽公云文以氣為主至於代播其氣象見於辭令之間

平章政事王桓故祖父金吾衛上將軍知中山府事善贈銀青  
榮祿大夫司徒追封冀國公諡武靖制 程文憲公

有功當封雖遠必錄無德不報既往可追矧予宣力之臣復有詒謀之  
美宜隆命數以備哀榮具官王某故祖父某官某以忠孝立身以仁義

發迹用士致其死力治民得其惟心入真定之兵三百餘人定中山以  
南四十二郡不殺降以規賞常捐已以活人為吏則稱其廉循為將則  
號為智勇宜子孫之盛大皆德澤之深長是用倣周法以易名表其不  
而啟宇仍躋崇秩庸示殊恩嗚呼仕至執金吾緬想勳勞之舊名在太  
史氏榮書邦邑之新英爽如存休命勿替

安南國王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陳益稷加金紫光祿大夫  
制 程文憲公

委質歸朝既去逆而効順以爵馭貴宜崇德而報功誕播明綸用孚衆  
聽具官陳某知畏天者事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身幾而作  
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以忠孝之誠受知於世皇蒙天地之恩嗣封  
於故國始者周王之赫怒罰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  
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道館授漿留湖右幾三十  
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渝於初節肆朕踐阼亟其來朝是用增新秩以

示恩仍舊封而授職嗚呼內寧外無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遠來爾益拱辰星之北祗若休命未有一心

待御史趙世延故祖父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按竺迺贈推忠効庸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武宣制

程文憲公

應天順人惟祖宗之仁聖建邦啓土亦將帥之勤勞瞻此盈成中之褒贈具官趙某故祖父某官某才兼文武德備忠良挺不世之姿佐方輿之運率師滅夏莫不望風而降假道破金咸謂自天而下以帝王之兵不殺為本故秦蜀之衆長驅而平遂收百戰之功迥出諸將之右慕興唐之英衛老不辭難方佐漢之良平謀無遺策九京不作千載如生是用進位台衡表勛在石冠四字以錫號節二惠而易名榮開白社之封載在丹書之府嗚呼望三千之緼縲古名將何以加渺百二之山河爾嗣孫其是似尚維英爽歆此寵嘉

命相詔

程文憲公

中書政本也軍國之務大小由之朕自即位以來屬精求治爰立輔相以總中書而期年于茲大効未著莫選用之不當歟何萬幾之猶紊而群生之寡遂也今特命中書左丞相某為右丞相太保某為左丞相統百官平庶政便者舉行弊者革去一新綜理諸內外合行大小事務並聽中書省區處聞奏違越者論罪於戲設官分職慎毋紊於條綱持盈守成務先安於黎庶

科舉詔

程文憲公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不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



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於乎經明行修庶得直儒之  
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揭文安公曰時議行貢舉法公請用文

諭立魯齋書院

程文憲公

勅陝西行省行臺大小諸衙門官吏人等中書省奏御史臺言故中書  
左丞許衡首明理學尊為師儒世祖皇帝在潛邸嘗以禮徵至六盤山  
提舉陝右學校文風大行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依他郡先賢過化之  
地為立書院前怯憐口總管王某獻地宅以成之延請前國子司業某  
同主領教生徒乞降旨撥田養士將王某量加旌勸准奏可賜額曰魯  
齋書院仰所在官司量撥係官田土入學奉朔望春秋之祀修繕祠宇  
廩餼師生務在作養人材講習道義以備擢用從本路正官主領敦勸  
行省行臺常加勉勵其王某令有司別加旌表仍禁治過往使臣官員  
人等毋得在內停止執瀆飲宴聚理詞訟造作工役應贍學產書院  
公事毋得諸人侵擾彼或恃此為過作非葺木知懼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封宣國公誥

朱風林

君臣際遇方當開創之初輔弼尊崇在得勲庸之舊以掌邦治以亮天  
功矧朕股肱之資重此鈞衡之任弘揚大誥昭布明廷中書左丞相李  
善長柱石良材國家宿望曩於舉義之始即推佐命之誠軍幕奇謀鼓  
舞風雲於淮甸省垣綜理收藏圖籍於京師出入戴星精誠貫日禮樂  
刑政悉總其綱維錢穀甲兵必經於籌畫意氣孚於將帥惠愛被於黔  
黎當予親征之秋居中控鎮及于治國之際遇事敷陳華髮丹心其勤  
勞如一日清風黃閣能表儀於百僚金鼎調元幹熙和於世運青宮養  
德取法則於師模領此兼官加其封國於戲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叅之  
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益恢遠治以副至懷可授銀青榮祿大  
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封宣國公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誥 朱風林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啓土資佐運之功臣仗斧鉞而成顯功  
秉鈞衡而宅右揆才爲異等賞亦非常乎告朝廷誕宣綸綍中書右丞  
相徐達剛資英傑遠量深雄巖巖山嶽之崇矯矯虎貔之猛從予起兵  
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冠萬人而  
無敵拔幟摧城威行四境以推恩撫民安堵牙旗指顧淮海風清雷鼓  
鏗鎗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總水陸之軍戎所向則收  
郡邑之圖籍削平二強國古之名將何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  
此定奏蘇湖之捷俘臣王而歸允謂元勳宜膺上爵尊榮相府仍加開  
國之褒輔導儲宮尤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韜略當強一統之規鄧愈  
功名特列諸侯之表用頒寵數尚克欽承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  
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

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封鄂國公誥

宋風林

朕開德創皇圖期遂安民之志武定天下實資開國之臣古昔盛時事  
皆如此英雄奮發本非偶然適當逐鹿之秋乃得如虎之將作朕心膂  
爲國爪牙爰建奇大之勳宜考崇加之典任人惟舊與治同新中書平  
章軍國重事常遇春知周而量弘才沉而氣銳毓茲瑞器韞輝光於里  
中建我義旗從飛渡於江左櫛風沐雨環甲揮戈身經百戰之勞勇却  
萬夫之敵侍帷幄而決勝千里仗麾鉞而宣力四方施號令惟加謹嚴  
與士卒則同甘苦威名服衆武畧超羣方朕夷夏之經營托爾中外之  
翊贊魚得水以相濟雲從龍而上升戡定江西戰必勝而攻必取廓清  
淮右老者安而少者懷及大戰於鄱湖暨鏖兵於赤壁取強陳於電掃  
馳羽檄以星奔况舊館之蜂屯旣除而姑蘇之兎窟皆破矢石如雨登  
堅城而不驚玉帛如山禁秋毫而不犯可謂馮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  
義無忝於曹彬計其勳庸禮當恩錫燹調金鼎保輔青宮位乎中書之  
爵宜升以上公之兼職於戲若股肱之戴元首若舟楫之濟巨川日月

旂常紀崇勳於光大山河帶礪誓積世於久長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封鄂國公

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朱文忠誥

朱風林

惟天惟祖宗相佑我國家朕起自田野克成大業肆于小子文忠在茲浙土浙之為省左江右湖地大物繁其民工巧其習侈靡朕以儉朴為天下先庶幾移風易俗俾守此土莅此民者明知朕意以爾文忠仁而有勇國之懿親迺者守金華戍嚴陵塞烏龍之隘掃苗獠之羣長驅鄰國之境浙江之平與有勞焉朕嘉其能於是寄以方面委之腹心位至辯章權兼將相任亦重矣於戲爾克儉誰敢復奢爾克勤誰敢復怠爾克正誰敢復頽慎厥身裕厥職予則汝嘉

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鄧愈誥

朱風林

開國之初必籍威武英明之士廓展疆土佐興大業使居台輔則可以作朕股肱司憲臺則可以作朕耳目是用選茲勳德登于要清鄧愈起

身軀邑協力轅門陣法合乎韻鈴射藝精於鼓率佐予興運嘉爾策勳由淮泗以從征歷滁和而扈蹕江流飛渡姑熟慰雲霓之思水柵掃平建業恢龍虎之勝駐戎麾於京口開帥閫於桐川克敵宣城長鎗聞風而懾服撫安歙郡蠶苗祀順而就擒蹂浙西以固封疆拓鄱陽而資保障頃頒殊渥任至辯章素懷彰善瘴惡之才宜膺繩愆糾繆之職兼佐儲副聯肅朝班於戲延攬英雄光武納鄧侯之策激揚清濁太宗善王珪之能勉企前脩期臻至治

太史令劉基誥

朱風林

帝王膺曆數於天順時令以頒政教建官擇人宜莫先焉昔在唐帝乃命羲和三代太史之職察天文紀時政占候紀載同出一官推天合人古之道也當斯之任者實在通儒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少壯之年策名科甲擾攘之際控馭一方逮從朕游首陳遠略為邦之本末用武之後先爾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諸所建明一存成効

太史之事蓋所優為是用因其舊官錫以新命爾其用協五紀允釐百  
工勗者德納嘉猷以副欽天圖治之心則予以懌

翰林學士陶安誥

朱風林

蓋聞國家之立也必有一心之臣尊戴而光輔之張其紀綱植其儀表  
正其號名善其詞令展基圖之大弘功業而昌之以著其彌縫先後之  
力焉朕之初渡江也江南之士杖策謁軍門者陶安實於今十有三年  
矣宣號令則軍民信提按牘則要領成牧民而民安治吏而吏服陳列  
之詞無愧出納之命惟允雖艱難敏勳不動其心惟尊戴光輔之為  
務可不謂一心乎邇者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臣重道報功  
領茲新命尚論思以紬諸已獻納以成其君章明世教潤色皇猷朕惟  
汝嘉式登永譽

新安文獻志卷二

新安文獻志卷三

甲集

奏疏

論宰相樞密不宜禁接賓客疏

謝諫議

臣竊見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宰相樞密竝不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以防  
請託有詔從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臣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  
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  
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無時是  
大臣常須候百執事于政事堂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  
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  
今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辨之士方面無姑息之人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為  
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

對客圍棋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况他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譟之言不可聽用取進止宋史傳曰太宗覽奏即遣還前詔仍以必所上奏送館

乞用宿舊大臣以小人為戒疏

謝諫議

臣伏觀詔書以近日不逞之徒所陳述者皆閭閻猥謀之事臣聞古先哲王詢于芻蕘察于邇言者蓋慮視聽壅蔽故採此以達于物情亦罕聞用其言不察其實而遽行其事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先朝時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之徒葉葉利口人心惟危賴先帝聖聰尋各誅剪然為患已深矣此皆陛下備見之也自陛下臨御以來盡去此輩是以天下咸知日月之明乾坤之大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望陛下行之久而惟新唐明皇初用姚宋則治晚用林甫國忠則亂此亦望陛下深加聖慮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者輔聖帝佐明王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倚老成之人至於成康刑措蓋從周召之謀文景清靜亦用蕭曹之書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可當其任也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則亂用大臣則治然後小人不敢萌心而大賢得以畢力也輒坪元

論伐遼劄子

洪丹陽

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真定府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成德軍府事提舉本府學事及管内勸農使兼點檢牧馬丹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中孚本月十二日奉御筆以臣議論收復燕雲故疆與諸路帥臣異同仰具的確利害奏聞臣恭依聖訓條具于後一臣前謂政和三年可大舉者正以朝廷歲賜百年皆積燕山暨山前山後州糧糗頗豐編民富庶幾有王帛糧草人民可因獲廣

土地之實而謀臣不於此時建策今日徒餘空城機會已失不可復舉諸路帥臣皆不知兵餉而執燕雲不根之語云我本漢人陷於塗炭朝廷不知拯救無路自歸何啻大旱之望雲霓若與甯民偏師不獨篋食盡漿當具香花樓子界首迎接也臣久歷邊鄙粗知虜情此乃遊手之人不能自存者覬覦南歸以竊爵祿實非大姓之言臣典勘維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縣等官無非漢兒學誦詩書識字者必取富貴豈不知國家英俊如林若南歸其權貴要途燕雲數州學究安能一一據有此士人無歸意也餽粥粗給者必連戚里而劉六符相虜疾且篤耶律洪基臨問遺言燕雲實大遼根本之地願深結民心使無南思也洪基乃詰其深結之道六符對以省徭役薄賦歛洪基深嘉納之遂減稅賦三分之一以人情揆之豈肯舍姻婭而就重歛此大姓無歸意也香花樓子之語果足憑乎

積委不厚兵家所忌臣稽考朔部河東糧草若用武不免添屯粗給半年如下山前山後州傾朝廷帑藏不足以支一歲第不知獻謀者以如何策贍其後

承平日久兵驕將惰動輒靡潰而欲以無紀律驕兵伐人之國何異緣木求魚萬舉蕩敗其理必然徒自取辱喪師而貽患於將來也

權貴以侈麗自矜而賤節義海宇賈之小雅盡廢四維不張方且虜人乘我何暇謀人臣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早回天心特降睿旨內修文德外謹邊陲思患預防以備不虞切勿輕忽以取不可測之禍重念祖宗積累二百年之基以宗廟為念福此黔黎萬萬幸甚

臣蒙國厚恩雖粉骨碎身未足報稱苟有聞見豈敢緘默以避黜責迎合權臣上罔陛下為苟容計以危社稷若謀臣必欲收復燕

重故疆臣雖萬死不敢恭奉詔旨伏望陛下誅臣以謝謀臣專委  
經營收復度幾他日該議國者以謝天下而不得幸免也臣暗昧  
不燭事機愚衷感激義不顧身語言抵忤上瀆天威甘受斧鑕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奏政和四年四月日武進劉公舉曰洪公此

人諱禎來議公曰為此謀者國之賊也禎大不樂  
亮公使奉祠去降待制又奪之時政和六年也

乞斬蔡京等六賊疏

江石室

臣等聞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  
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  
賞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  
等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  
知之特留以遺陛下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隍賊於內李彥  
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重賈又從而結怨于二虜敗祖宗  
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

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靖康元年  
與陳東

乞復用李綱神師道疏

江石室

臣等竊觀今日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  
謂社稷之臣也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  
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統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  
後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  
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不去復相邦彥  
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  
乎聞因金人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起自度官獨任大事邦  
彥等嫉如仇雖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有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  
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小挫亦豈足為辱况示怯  
示弱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

下他奉見事有急各除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聞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諸謗忌嫉無所不至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罷黜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不反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邦彥等執議割地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社稷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梓師道以聞外之事陛下不信臣等之言請備問諸國

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捨之際可不審諸取進止韓康肱

陳東

論反正六事疏

胡三山

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寧間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廣南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棄契丹百年之好約金人以葺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寇猖獗莫之能禦虜戮三度攻陷城邑長驅于中原問罪于都城親王宰執為質虜庭猶摩牙播毒搏噬不已我師之出無不敗衄虜國喪氣失威損重此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好還者乎陛下踐阼適于斯時宵旰焦勞未見于効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然天



之與人相去雖遠其應甚邇今欲上解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先王修省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謾尚循舊習驕奢貪鄙曾不少後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閣官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鑄削懷材抱器者陸沉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不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怒得震怒一解妖氣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靖康元年

乞救中山狀

明三山

臣伏見陳亨伯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城破屠戮生靈不知幾萬人虜據高城愈難追退臣讀之流涕切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人

一馬為援也李邈三四十狀奏陳略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與虜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邪臣請為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民而貴和今虜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侵尋而南有并吞席捲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辭為順使不為備我之使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虜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偽便謂和議已定宣撫司見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於亡陳亨伯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解救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虜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為念乎亨伯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殺之理不為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欲保

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亨伯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接則非惟失宗社忠計第恐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爲援臣以爲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廩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爵慶之何患人不爲用但係措置何如耳亨伯乞宣撫司兵自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西祁兵擊其東中山爲內應則轉禍爲福易敗成功其言似亦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上海羅鄂州云

詳論江淮事進呈高宗語曰豈非欽宗朝作甚

### 論蔡攸罪狀

程龍圖

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姦御以德軌御以刑古之制也刑當其罪則刑一人而四海服焉此息亂弭姦之道也蔡攸之罪四海之人皆以爲可殺陛下未能明罰飭法遂使公議鬱結至今臣謹按攸豺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責考其狡媚道以干權操請討以固寵竊弄威柄至於

位師傅之尊躬俳優之賤侮慢君上汗巖宮庭則歛父或未至是蓋死有餘責矣又况燕山之役攸與童貫同爲宣撫喪敗師徒蓋以萬計卒不能取燕山乃開關以招金人復厚與歲賂易其空城招寇納侮實自此始及金人爲南犯之計首議於夏初決策於秋末攸任樞府邊吏來告不以上聞及其犯塞不復計守禦之事闔家南遊名爲扈從上皇實皆叛也上皇南歸非獨思念陛下本於天性其深見遠識正應如此攸蓋弄臣上皇豈復與之論議乃敢肆爲誣罔謂勸上皇南歸蓋欺罔君上愚弄朝廷雖已敗猶復爾也罪惡彰著海寓憤疾言章交上名爲逐之廣南其實處之善地修其政刑今日正不可緩伏望陛下奮發明斷投之海島不使汚我海內實快天下之望取進止

乞內中置籍錄臺諫章奏疏

程龍圖

臣聞君猶心也宰執猶之股肱臺諫猶之耳目耳司聽目司視視聽不廢運用股肱無爲於中而治者此心所以爲君也人君亦何爲哉相與

論治道者臺諫也相與行治道者宰執也天下之事不過利與害臺諫曰是宰執曰非人君察焉果非也過在臺諫不在宰執若以是為非則宰執何所逃罪哉宰執曰利臺諫曰害人君察焉果害也過在宰執不在臺諫若以利為害則臺諫何所逃罪哉萬機至繁善之所以用聰明者特在於審是與非辨利與害此以一應萬之要也苟不能致知乎此使是非利害灼然霄次則真贗不分朱紫混淆勞精疲神於末流天下之治不可異矣蓋人非堯舜不能舉事皆善固計其善而悅人讚已是謂求諂諛而成暗昧昔諸葛亮當主幼國新之際獨總朝廷顧何所賴於羣下一旦發教乃諄諄力求轉相違覆以補曠敗太宗正觀之治房魏成康一時輔拂亦少貶矣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願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使宰執能以此待臺諫人君能以此待宰執天下之治不難圖矣朝廷之上事無過舉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言必與朝廷違異乃所以相成也唯朝

廷不以異已為嫌而事求其當則天下幸甚本朝之盛無踰仁宗稽考治迹蓋周成王漢文帝不足進焉宰臣則前有王曾李迪後有韓琦富弼執政則有歐陽脩范仲淹之徒由今視之其人何如哉然當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既已務和而不務同至於臺諫有所論列不以人微而易之不以意異而詘之唯是之從而嫌議不出已亦不難於改過從善當時議宰執以為奉行臺諫文書是不知此乃諸臣深達治道用心過人者洎王安石用事以來專以摧折臺諫為事然當時人才承累朝養育而砥礪名節之風不衰論議風生以斥逐為榮未為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師法安石而殘狠過之議已者置之死地臺臣引用私黨籍為鷹犬搏噬正士創置官司冗濫蝨食而諫省列位寢聞弗補惡政弊事流毒四方陛下既親見之臨御以來疏遠讜直之士布在臺諫虛已聽納下詔敦諭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觀陛下蓋喜受人言而未可謂之善用言蓋喜納人諫而未可謂之能從諫何者用言從

諫必深思而熟計之當理則行不候旋踵若受而不能與不受同實  
無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從諫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蓋高祖智略初  
無踰人奮布衣取天下未嘗畫一謀出一計唯其善用羣策非獨張良  
陳平之腹心外如酈食其婁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  
業太宗脅父殺兄以就大事其天資何如哉唯其樂聞已過有諫必聽  
始也孫伏伽之徒賞之使言久之得魏證往往諭意於言辭顏色之表  
不待力爭強辨此所以躬平禍亂而坐致太平人主誠欲聽言納諫以  
二君為法可矣陛下天性元良憂勤庶事聽言納諫宜無艱者顧尚有  
愧於二君臣知其凶矣陛下以沉悔為事而有累於明以柔遜為事而  
有累於斷明與斷兩未見焉而大臣承蔡京餘風不能以韓琦富弼諸  
人之心為心故臺諫章疏或沮格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閱數月已  
有擠陷之事如余應求陳公輔若踪跡孤外志操凜然金寇在郊京師  
震恐之時抗章乞對慷慨論事陛下延問開納冠過之後擢為臺諫

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而應求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少伸邪  
人側目一旦論事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擠之是何異蔡  
京所為哉覆轍在前不憚蹈之亦可哀矣夫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運  
用股肱今也進蔽耳目有傷害之者矣陛下將誰與為治乎臣聞真宗  
時常詔諭諫官御史各令舉職仍令中書籍記其言事行與不行歲終  
具奏蓋非特稽所言當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進蔽之患伏望陛下特  
賜舉行仍內中創置臺諫章疏文籍隨所上錄之聽政之暇雅容觀覽  
不唯裨補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進呈者時與督責執政庶  
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致偏廢而治道可望在明斷而行之臣備員諫省  
賜對之初已懇懇為陛下言之伏望曲留聖心天下幸甚曷敢玩辭  
簡公曰程公識趣超詣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夜分乃寐博極羣書  
故其文闕深雅粹然自成一家在諫省中臺論思獻納務以責難為  
恭而正國體救民瘼辨賢不肖別白是非必反覆盡言之

論追奪冒進人不當叙復狀

汪龍溪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宋晦落職令臣撰詞進入者臣聞慶  
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  
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厲精焦勞是  
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比士大夫方命偃蹇  
莫知德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於  
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  
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  
能去所以亡自崇寧以來紀綱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皆結權倖則權  
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外事闒宦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  
厮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諂譖攘取公器如盜賊然考其平生一無分毫  
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縉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奉陛下  
中興清議亦望稍伸縉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號竊  
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

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  
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汗清貫將使終身  
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邪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  
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所  
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  
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  
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  
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  
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  
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  
之強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  
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為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

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言用管仲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辭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員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效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叙復而已又有雖嘗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克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竝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恩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竝明降指揮孰為當得孰為當罷指定姓名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

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轉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之後魏馬官為難處從之際陳指斥尤多痛快於有烈丈夫之德

汪龍溪

乞修日曆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竝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稱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

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  
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  
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  
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  
之沛公具知天下院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  
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  
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  
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  
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  
萬里視前代之盛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  
之日淺而膏澤浹於人心止緣姦臣誤朝馴致殿狩今若無書紀實恐  
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  
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

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  
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寇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  
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墮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為忠  
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  
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  
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  
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况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  
目相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堙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  
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  
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駁白  
黑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  
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  
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

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  
中史官不廢况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  
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  
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札募書工之  
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伏候勅旨

新安文獻志卷三

新安文獻志卷四

甲集

奏疏

上朱昭等忠義奏狀

朱奉使

紹興十三年九月自前大金軍前通問副使右宣教郎直秘閣主管佑  
神觀朱弁奏臣聞義心所激知死必勇非徒好勇也忠臣所以報國也  
卹典所加實哀其死非獨厚死也明君所以教忠也報國之志獲伸則  
死者益榮教忠之道必行則生者知勸此三代以來所以防範維持天  
下之要術也臣伏見軍興以來忠臣義士勇夫勁卒奮赤心蹈白刃趨  
死如歸者色色有人但慷慨激烈或出於倉猝或發於微賤而名氏堙  
沒為可惜惜者不可勝數臣今以所傳聞及目所親睹明白光著如震  
威城朱昭專為作傳外其餘雖本末未詳而大槩可信不誣者條次論  
列又其間有毛珣高流名在僧牒與夫幽閒之淑姿隱隱之懿範守節  
赴義毅然不回可助名教者皆見于後



朱昭傳

宣和間邊隙大開北人馮忠信知西夏與女真有入寇之約者編其書以單騎夜望星行榛莽馳告邊臣邊臣得以聞而不言其人名氏時主疆事者漫不省告者直趨京師樞臣雖賞以官而不飭武備乙巳冬女真陷我鴈門又陷定襄踰石嶺關圍太原凡戍邊士卒皆入援夏人乘虛犯河外河外諸城如寧疆斥埃寧豐府谷安豐保寧靖化諸處悉望風號氣獨朱昭者率老幼嬰震威城拒賊賊攻益急昭募蕃漢士得銳卒千餘人與之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我若出其不意攻其營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緹兵分數隊昭先士卒驅直薄賊軍賊軍果驚亂城上鼓譟兵民悉銳乘之斬獲不可勝計衆心愈固賊設木鵝衝車飛梯傅城矢如雨竟無所施而昭所遣兵士往往皆得志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遠諸城既先下賊怒獨不得昭來春約女真自下鎮渡河併力來攻且先遣人大呼於城下以禍福動昭昭訖不對久之賊酋悟

兒思賢介胄來以擅牌自障請昭議事昭常服登陴披襟遙問曰彼何人乃爾不武邪我固知此城決不可守汝輩欲見我我既來矣今有何事思賢却擅牌而前曰宋天子聽用姦臣失信鄰國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而有之自河以西我國得而有之大金軍已在京城城下之盟畫河爲界太原朝夕不保麟府諸壘悉已歸附公何待而不降乎昭荅曰我皇帝知姦邪誤國有成湯改過不吝之德遂行內禪新君自東宮卽位聖政一新汝輩獨未知邪乃宣讀太上皇禪位詔暨嗣皇登極救命等文音吐華暢衆皆愕眙服其勇辨當是時諸城有降將吏多昭故人從傍語昭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今日我只有死耳因大罵矢石亂下賊衆散走遂引軍晝夜攻不止後二日城有攻摧處昭智思出人禦之皆得法衆莫不恫懼已而下城坐於聽事召諸軍議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汙汝輩幸先殺我家屬出城血戰勝則迤邐西圖

大功不勝則豈膏吾境內大丈夫一生事畢矣衆未應昭之幼子戲皆  
下昭遽起手殺之其長子驚來視則又殺之因領數卒入門盡殺其家  
人無留者出據胡床坐使人昇尸納井中適見部將賈公望母過前昭  
起呼曰媼我邠人也不欲手刃汝請自入井媼從之遂并以土壅焉而  
軍上有家屬在城中者亦盡皆自殺之昭因謂其衆曰我與汝曹俱無  
累矣儻我先死汝有得脫者願馳入府谷言我今日事會部落子度城  
將陷陰與賊通者且告之曰朱昭與其衆各殺其妻孥將出戰人雖少  
皆死士也賊大恐以利啗守陴者果得登城昭知之勒軍士於通衢接  
戰自暮達旦尸填街不能行遂於城所摧處躍馬出馬蹶墮城壕中賊  
兵四集雷諫曰得朱將軍矣賊始欲生致昭昭瞋目仗劍賊無一人敢  
向者既知不可得矢爭發昭罵賊而絕時年四十六昭字晉明府州府  
谷人父充勤禮賓使贈濰州團練使昭以効用進累官秉義郎初浮沉  
班行不自表異而遇事不可輒與上官爭是非不少屈其在震威用帥

臣之辟止於一兵馬監押耳及攝知城事乃能以孤壘抗方張不制之  
虜使談者動色如此人豈易知哉性不喜讀書頗能與士卒同甘苦方  
城之將陷也出家資與官庫所蓄金幣賞關卒慷慨流涕雖噉噎不得  
語而志感奮人百其勇被圍實在乙巳冬十有二月其死之月卽靖康  
元年夏四月二日也賊酋入城發倉廩於積粟中得首數千級物色之  
多其所將親軍頓足哭命收葬焉明年今上興復以建炎紀元徐徽言  
君猷守晉寧軍義烈蒸耀與張巡許遠異代爭不朽名其平日見人談  
忠義常歎曰我豈不如朱九耶然則徽言之忠雖出於天資亦昭有以  
發之也并以節旄留平城友人雒陽吳鼎英叔善談忠義得昭行事於  
保義郎張濬當時自擊以其言質諸傳者皆不認因備書之云夫知死  
而處於忠立患而濟以果茲捐身徇國者之事也身歿名顯皇卹其他  
歷觀自古登忠義之牒者類皆如是也昭以孤孀餌犬羊慮及身後誓  
不使妻子爲賊所汙以義奪愛手自刃之同井而瘞怡然鋒鏑如歸且

以胷中無所累為言求諸古人未之見也豈不誠烈丈夫哉并聞慶曆  
中元昊犯順兵圍府州甚急折氏之先聚其骨肉閉於西樓積薪為其  
下與衆約曰城破我自焚之決不以遺賊也衆皆感奮城賴以全昭府  
谷人也固不喜讀書其所習見抑有所自邪雖然功有成敗之異則繫  
乎天若夫英氣憤激不肯使城獨破其為義烈一也

史抗

抗河內濟源人宣和末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城未陷前一夕召二子  
稽古稽哲與其客繁景脩至屏左右謂之曰吾常語用事者曰鴈門控  
制一路宜擇帥重戍以摧未張之勢若使橫流則無所措矣言皆不吾  
省今重圍外合而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翼日至巳午間城必陷吾  
將死事矣汝輩不可以家為念而負國也能如吾言當令家屬自裁可  
同赴義至午如所言抗與二子突圍大戰俱死城下

張忠輔

忠輔不知何許人宣和末為將領宣撫司令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忠  
輔可與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賊崔中度賊軍不可遏有貳心忠輔  
宣言于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崔中設伏給約議事斬忠輔首擲陴外  
以示賊既開城可與對賊酋以辭色不屈見殺可與兄可求建炎初言  
其事已行卹典而官其子若兄弟共五人忠輔不預焉士論嗟惜之

高景平

景平代州崞人宣和末以訓武郎為隆興府第六部將賊再陷隆興士  
卒奔潰景平單騎入重圍手刃十數人賊為少却竟死圍中

孫益

益宣和末為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旨解圍太原時虜軍張甚或言  
如引兵至雲中賊之血屬皆在此攻其必救之策也益曰此策固奇奈  
君命何因躍馬突圍至城下以張孝純不肯開門遂死之益天資忠勇  
傾家賞賞鐵卒能得人死力小胡盧與夏人為邊患遣將討之而益之

子在遣中兵無功益謂其子必死朝廷卹其孤遺資給甚厚又之其子遣人齎書來報平安益怒其子不能死事以狀自列盡納官所資給而斬其齎書來者

孫谷

谷朔寧府人孫益知朔寧府日知其可用奏為僚屬待之甚厚益解圍太原以後事付之太原既破賊攻朔寧愈急且別命郡將衆議欲開關迎之谷曰吾身已許大宋矣又不可負孫觀察之託也衆不見容是日死所也或以兵脅之谷無懼容因見殺

僧真實

真實代州五臺山僧正賜紫大師忘其姓氏及師號學佛能外死生威武莫能屈也知賊勢益張與其徒為武備中山孝慈淵聖皇帝特召對便殿眷資隆渥真實還山聚兵助討賊代不守虜兵大索至臺下真實拒之殺傷甚衆虜援大至焚蕩殿宇俘掠遁逃下令生致真實蓋義之

而不欲殺也真實既至抗詞無撓虜酋遣知代州劉駒百方誘之不聽且曰吾法中有口四之罪我既許大宋皇帝以死矣豈妄言邪臨刑怡然委順北人嗟異聞者動色

丁氏

丁氏文簡公度五世孫世為鄭州新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賊大隗山胡兵入山丁遭虜胡人挾之坐馬鞍上丁投地大罵連呼曰蕃狗蕃狗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胡人始不怒再三扶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噴目遂絕於挺下

晏氏

晏氏其父孝廣迪功郎鄧州南陽縣尉丞相元獻公殊四世孫年十五小字師姑從叔孝純官於廣陵建炎三年胡兵至在俘囚中胡人悅其色欲侵凌之輒擲身于地僵仆氣絕或自經或投于井皆採而獲免主母愛之每加護焉撫育如已出今年三十一歲猶無恙也虜中傳誇以

爲此千萬人中一人耳

閻進

進諫宣武被差通問使司爲下節既至雲中府監軍建言遂遭分散進以逃捕回留守高慶裔問何爲逃去進云思大宋耳又問郎主看待汝甚好汝去矣爲進云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其後又逃去凡三逃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曰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向北進踴身直起盤旋數四卒面南就死茲事與魏審配爲曹操所殺謂持兵者曰今北向我君在北也唐盧奕西向再拜臨刑慷慨事絕相類不意進出於軍伍而能如此不可不暴白於人耳目也

朱勣

勣以進武校尉充奉使隨行人分在粘罕處勣見粘罕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內人中自擇勣擇一最醜者人皆莫曉不半月逃去

人始悟曰未妻所以回粘罕之心使不疑受其解者無他德也既回粘罕亦以此大怒勣笑而受械一無恐怖進勣二人在人臣中亦少見也臣願訪其子孫特加存卹

右謹件如前皆臣在雲中日廣後博訪實之傳聞實不誣者臣常忿兵甲年深去朝廷遠默禱于神曰願俾殘喘早得復命精思竭慮筆其事實上達天聽使忠義之鬼伸於地下傳於無窮今既還朝獲見天日豈敢緘默以負夙心哉伏願皇帝陛下廣古今防範維持天下之要術以臣所言宣付史館仍乞睿旨厚加褒卹下進奏院鏤板徧行天下使天下後世知聖宋德澤在人心肯爲朝廷死者不爲無人則死者益榮生者知勸而懷安苟活之徒稍知愧耻臣之區區志願畢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志甲卷四

六

傳

者意每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歎歎流涕也今觀歷陽黃君所纂中興志義錄至感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錄此狀以寄和州使君數文張公志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人者得託以不朽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論時事劄子

朱獻靖公

臣聞人主操慶賞刑威之柄以御天下之智力如運諸掌蓋所以處之者必切中於理然後有以深服其心是以無為而不成善乎裴度之言曰今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宣武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儻使人懷耿耿不滿之意以非上之所建立則雖事之至易而無難者亦何由而成仰惟陛下總攬羣策圖濟艱難于茲八年謂宜求所以深服天下者莫若垂精延訪盡臣下之謀夫大昕之朝裁決萬幾侍立逡巡之間雖嘉謀至計未必皆能罄竭以自効於上唐制天子閒見大臣輒開延英坐論從容數移晷刻仁宗皇帝慶曆中召大臣於天章閣賜坐給札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是以人人得竭其所懷而反復議論之間足以周知情實曲中事機

以至識慮之淺深亦足以察知其才智之所極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而便文自營疑言無實者不得容於其間百弊悉除天下久安由此故也竊謂今日宜脩舉延英慶曆故事時以閒燕博延羣臣必皆削去瑣細無補闊疎難行之言而求所以安危治亂之故卓然可施於實用者總攬參訂次第施行政令之出上下厭服莫敢腹非而竊議雖強大驚桀不可指麾者皆將屏息退聽後志趨事之不暇而無敢旅拒天下之事將無足為者取進止傳氏自得曰韋齋文溫婢典裁至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蓋公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遺論既久而所得益深故發於文自然臻此非有意於求工也

論兩淮利害狀

金忠肅公

奉聖旨楊存中等採訪到淮南西路事宜欲廢廬州并管下四縣以附舒州徙和州於東關并改和州為歷陽縣而合肥歷陽二縣并升軍額仍各差兵將屯戍臣竊謂朝廷欲併省移易州縣之意今侍從臺諫看詳大要不過有三一曰據形勢要害以禦寇二曰酌道理遠近以便民

三曰減官吏浮費以足用今據存中等所申欲廢廬州一郡四縣之地以附益舒州則是舍形勝而就僻陋如備禦何欲舉廬州一郡四縣之人而供輸帥府則是舍近便而趨險遠如綏撫何今兩淮經兵火之後城郭室廬焚燬戶口牛畜散亡見雖招集猶未復業帥司欲行措置茫若捕風無所用力今遽移郡置堡躬建官府豈無騷動謂之省費得乎卽此三者無一可行然參酌事宜權衡輕重緩急先後當有次第今所甚急莫若以戍兵爲首屯田次之修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蓋州郡無兵則不可爲守百姓無兵則不敢安業如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嘗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敵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蓋地有所必爭也而孫權築濡須塢魏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能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而今日有之反棄不問非良策也伏望朝廷特於沿江量遣將校及兵一二萬人早爲經畫分戍二州使壘壁相望足爲沿淮一帶聲勢以

絕窺伺然後廣開屯田使兵民雜耕仍修築東西關之險以備固守自餘就募弓箭手之屬以次施行無不可者况聞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二州之戍兵與就食沿江初無少異而舒卷之間成效相遠欲乞朝廷參酌施行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汪文定公

準令諸侍從官受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覩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志尚宏遠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爲本不事華藻而以躬行爲用尊其所聞充養益厚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劄子

汪文定公

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猝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係乎人君之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利與義而已

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為人臣則盡心勩力而無所避直言正論而無所  
隱凡義之所當為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  
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若柔順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慢及  
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又何有於君上哉故傳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  
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  
不能辨別之者蓋順從則取悅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則多與  
廉靜則易退巧佞則難遠故以同異為愛憎為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真  
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高下皆無逃於  
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在於取人不觀其行  
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也是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  
天下之事以忠信誠慤之心行之猶懼不濟况付之於無行之人乎欺  
罔以售其說刻剝以營其私蓋將無所不至矣而其益人之國者果何  
在哉此不觀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興某功可就往往進之以

爵祿予之以事權徐而考之則名實相反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  
爵祿事權猶且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之弊也夫不觀其行則  
頑頓者無所愧耻不覈其實則誕謾者無所忌憚是毆天下之人使去  
義而就利也其積浸久其流浸遠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陛下為久  
安長治之計思清原端本之道於邪正義利之辨特留聖意獎任忠厚  
正直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浮虛傾躁  
前後反覆者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  
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為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  
患士風之不美節義之不立也取進止

論講讀官進見希闊劄子

汪文定公

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希闊蓋自昔人君有所佚豫或不留  
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親近儒生今陛下省覽庶務不捨晝夜非有所  
佚豫也延接臣下不間踈賤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暇



於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典籍祖宗之謨訓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戒而省之於已則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損益而驗之於今則可以得時措之宜漢光武唐太宗皆百戰以取天下而與其臣下講論經理往往夜分乃寐蓋必不虛費日力而為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詔雙日御經筵而隻日亦召侍臣講讀足以為萬世法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幸甚

論勘合錢比舊增重狀

查元章

左承議郎直秘閣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臣查齋狀奏臣聞天下之利取之若甚微而所害為甚大行之若始易而其患將無窮此一方休戚之所係明主之所宜深思而分牧養之憂任耳目之寄者所當具以實聞不可嘿嘿坐視而不恤也臣伏見乾道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聖旨依臣僚所奏諸路州縣受納人戶二稅等每鈔收勘合朱墨錢三十文今欲每貫石疋兩以上隨數收勘合朱墨錢比舊却減作二十文依舊秤

總制錢每季起發赴左藏西庫其下戶錢不成伯米麥不成斗細絹不成尺絲綿不及兩者並免收納庶得優潤下戶付戶部施行臣竊以為自外而觀之嚮也取數三十而今也減為二十嚮也畸零減半而今也畸零盡蠲可謂美意此陛下之所知也訂其實而議之嚮也三十蓋以鈔計今也雖減為二十而自錢之及貫者帛之及匹者米斛之及石者物之及兩者皆出之矣是陽為減之其實陰加而取之也且所謂下戶賦入雖微錢之不及伯者能幾帛之不及尺者能幾物之不及兩者能幾米麥之不及斗者能幾是所謂優潤者十無二三而所裒取者常至於數百千萬所取名為減十而所增者多至於數百千倍雖名為優潤下戶其實中下戶重罹其困也如此曲折陛下豈能盡知之哉且勘合之名與頭子錢取義不同頭子錢本起於除陌錢此已為唐末五代之弊法本朝因循不能改然舊法止於一十三錢至紹興十一年增至四十三錢乾道元年十月又增一十三錢今四川州縣出納每貫實出五

十六錢矣所謂勘合錢者初因宣和間講議司措置令人戶從便寫鈔旁輸納官庫謂之合同印記錢至紹興四年爲軍興用度隨宜措置改作勘合錢令人戶輸納稅賦將寫到文鈔每副收納勘合錢三十文以此觀之是頭子錢因貫陌而除勘合錢因鈔旁而出其制名之意各有所本今尚以每鈔取之爲未足而必於每貫每石每疋每兩加微文而取之則併頭子錢之數每貫爲取七十六錢矣且以成都一路計之一歲賦入總爲三千萬有奇若用今日所增勘合之數當爲六十萬緒而新增頭子錢一出入之數又爲七十八萬緒一歲非泛出納之數又不知幾倍於此以四路計之其數甚夥蜀民困於供億四十餘年凋弊之劇惟望息肩蓋亦數有以聞于陛下者矣聖意惻然軫念遠方屢詔有司議減虛額方懼無以仰稱寬恤之意今乃無故增賦以百萬計又非一時取之而已也自今以始永永無極陛下視民如傷保民如子亦安可不少留聖念乎方無事之時宜愛養民力以備緩急則一旦取之

而民不怨力不傷今邊鄙無虞而巧作名目重爲掎斂使邦本先感是非計之善也且兩稅之外又有所謂田契稅錢者民間典賣田宅每貫輸四十錢此舊法也今每貫增至百錢矣又加頭子五十六錢勘合二十錢若民之田宅有直萬緡者是當出契稅錢一千緡又當出頭子錢五百六十緡勘合舊作一鈔爲錢三十今又增二百緡而後可也富民見其租入之薄不足以償費則必至於不肯典買貧民爲富民之所要則雖欲易其產業而不可得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有唐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矣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節用遠輦舜禹區區太宗何足擬倫特以經費不足誠有不得已於其間又見臣寮所奏比舊爲減且有優潤下戶之言故聖意因以爲可行耳陛下深居法宮之中雖明燭萬里勤勞庶務苟非中外執奏陛下亦何從知之此臣所謂司耳目之寄分教

養之職不敢嘿嘿以負陛下者也自古巧於征利者必其於小焉者取之使百姓莫覺莫悟斯蓋龍瞽天下之術而曾不知害王道傷國體莫此為甚唐武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狄仁傑猶諫以為不可况使天下之民輸官之物貫石疋兩增賦二十錢以為經久可行之利乎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特詔寢罷今來指揮更不施行仍依紹興九年四月十九日指揮每鈔收納勘合錢三十文一半應副四川大軍支用一半作總制起發則蜀民凋瘵之餘復有更生之望矣

汪文定公奏云臣竊以唐劉晏理財以養民為先今如查諸所隱之意亦使遠方監司守令皆知聖意所在有所勸慕奉聖旨查諸令學士院降詔獎勵

請罷和議決意用兵疏

程士南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子之至情也臣等蒙被教育之久當今日國家危疑之際正宜捐軀効命詎敢嘿嘿而無所獻臣聞之近日虜使之來桀驁不遜喧傳酋長之命姑以還天眷略歲幣為辭乃欲增割淮

漢地界邀取將相大臣道路傳聞中外憤怨且淮漢國之要害也求淮漢則是欲撤吾之藩籬將相國之倚重也需將相則是欲奪吾之腹心使吾藩籬既失腹心既去天眷雖還歲幣雖略其能國乎是決不可從之請也夫醜虜謀我固非一日今重兵壓境而使人乃有此請知我之難應而冀其必不從也不從而釁生釁生而兵舉變在朝夕灼然無可疑者是猶賊在戶外而索物於主人不得必無空返之理物既決不可與則主人必有以應之可也今日之事國家之所以應之者其先務有四焉一曰留使者以款虜人之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舉事以決進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夫所謂留使者以款虜人之謀蓋虜侵馮之計為甚久而供取之具為甚備決意離舊穴冒長塗親董重兵壓我境土乃遣使者要以難從之請非真請也啓釁之端俟使者一報耳且聞所遣二使皆酋長之肺腑平日所親信者未必非其主謀之人前日殿上之對軍民士夫恨不寢其皮而食其肉臣等

願朝廷姑善留之爲之辭曰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初非國書所載吾將遣使以實汝言非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且得以措置爲前進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銳而示吾之未弱也此而不留恐我之所爲備者彼皆得以知之其謀一泄則虜使人今日回彼界虜酋明日入我境必矣夫謂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者蓋舉天下之大事必先有以作天下之氣國家自和議既行之後爲故相秦檜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年矣一旦思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動於其心而奮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聖詔一下南北之民當感激流涕爭爲之奮事豈有難舉者哉然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寃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爲之氣且秦檜所以失吾南民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任和議而竄逐海外身滅而家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氣沮矣自岳飛以決意用兵而誣致大逆身戮而族誅則三軍將士忠憤之氣沮矣至於長告訐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者不問其是非必致

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已爲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而掃地矣秦檜之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士大夫一時陷於虜中而家屬在吾國者兩國已和檜既不能官其後庇其宗族以結其心而徒使之怨文以報我乃返徇虜人之請而悉還之彼又何所戀哉且其遣時如赴死所悲號之聲徹於道路甚者宇文虛中有返虜之謀計策已就乃以諭檜檜意忌其功在已上既匿上聞私遣首者告之虜酋遂致宇文族誅使中原忠義南鄉吞聲而憤絕望於我今者要當令有司正秦檜之罪追奪其官爵而籍其家財追贈宇文之爵而爲之立祠雪趙鼎岳飛之寃然後詔書朝下而暮赴必矣又當重爲檄文聲言哀切令中書刊板告詔四方擇有深謀密計効死之士授以檄文副之空名告牒令潛入中原開諭招誘思我君德之人約其徒黨仗義而起期以日月爲吾之應擇端慤服衆守義之士授以檄文副以空名告牒令遊江浙淮漢招集土豪鄉兵與販私盜竊之徒俾啓其忠義用命而

起期以日月爲吾之援陛下然後下親征之詔移蹕建康命將帥勸勵  
軍士應敵所臨盡命死戰是其氣固足以吞醜虜矣蓋內有吾南民義  
兵之援外有吾中原反間之應使敵人進不敢前退不敢後則祖宗境  
土可傳檄而定也夫所謂先舉事以決進取之計者臣等非不審事幾  
妄勸陛下輕意動兵以開未必然之釁豈使敗盟生釁之端未露舉國  
長驅之勢未逼則吾之動也固未可輕今其重兵已臨汝穎而其先驅  
已雁邊境此其意欲何爲者使不先發則屯汝洛者直窺襄陽雁邊境  
者突至淮泗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勢兩淮失守則  
脣亡齒寒江非所恃環海而東又有不可以不早計者海之南北延袤  
萬里攻備之所不知其幾使敵至而我備之則備多而力分使我先之  
則彼不能無東顧之憂而江淮之勢可以少緩朝廷今日若尚猶豫欲  
前而不敢前臣恐要衝之地爲敵人所先而我失其勢矣我失其勢則  
用命之人將無所措惟能先敵而動則天下皆謂國有謀焉故雖驅而

赴之萬死之地人知有恃而無恐矣又况四方姦雄之徒凡師旅之際  
未嘗無鼠竊狗盜之心吾又示弱而不決則彼將伺隙而動大而竊據  
小而嘯聚有必致之患儻從臣等爲先發之謀示恢復之意則非徒可  
以坐消此患而爲此流者又將起而爲我之助所謂以寇禦寇一舉而  
兩得之也夫所謂用人望以激忠義之臣者雖不可偏舉如張浚張燾  
胡銓辛次膺皆其人也且浚允天下所屬望者夫天下所屬望者而朝  
廷尚未用之臣知之矣是非以輕躁之故而懲之邪五路之失驍將之  
誅此固浚少年輕躁之過然又在行陣熟知險阻敵人之情素所諳究  
而又罷廢二十餘年想其少年之心必能深思而痛懲之矣靖函之敗  
非不可懲而孟明再用卒霸秦國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側聞浚  
於秦檜初死之時亦嘗上書言兵事矣陛下何不試召而問之何以應  
敵何以制勝何以爲善後之策使其言無可取黜之未晚也如或可用  
何苦拂天下之心而不用之哉或者疑之謂其罷廢之久必有忿怒不

平之恨此尤不然臣嘗以天下之望而攷浚之心焉且天下之望不徒歸也是必有愛君憂國之心而天下亦必以是心望之况一浚未足道也而天下之忠義實視之以爲進退陛下試思之浚一用而忠義激浚一廢而忠義頹其利害孰輕孰重願陛下不以浚而用浚以天下忠義而用浚可也至如胡銓以直言得罪於秦檜不死於檜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以臺諫之任是必知無不言雖當多事之時可無姦邪之慮使其一日立朝則說陛下爲苟安之計操兩可之論者與詆忠直而慢事功者皆屏息而不敢爲矣如張燾辛次膺則陛下固嘗親任之矣處之廟堂之上皆可傳國本斷國論作天下之英才此而委之可勝惜哉嗚呼今日之事勢已急矣然臣等又恐朝廷之上猶以強弱不敵爲憂財用不足爲慮以臣觀之爲是說者是皆無謀以沮謀者也蓋兵之強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勝負係焉國家自講和之後聘問所往不爲不謹玉帛所遺不爲不厚今者虜使請命方欲刈吾藩籬之地取

吾腹心之臣不知吾何負於彼而敢有是哉中外聞者扼腕思奮今日之事直在我矣持直而往士氣百倍東兵渡淮南北嚮應彼將索然自失雖有百萬之師無所用矣臣等因知強弱之勢不足憂也國家自休兵以來故相秦檜務飾太平以著已功凡有司庶府莫不畢備南北艱虞豈無所可減罷者且以學校事言之養士之額員以千數公私一試費以萬計官吏廩祿歲又不知其幾苟從一時之宜權省罷之未爲乏事然此特臣等所知者矣其他冗費豈無百倍於斯願俾有司枚舉條具凡非係軍民之急者不以大小一切罷去則民不加斂調發有餘臣等因知財用之乏不足慮也親征之舉陛下何憚而不爲雖然臣等固知陛下必爲矣前日和親之議陛下豈得已哉徒以梓宮未還太后未返又恐虜酋肆有凶暴致吾淵聖皇帝不安故勉爲此舉想陛下二十年間念七朝之陵寢思兩河之人民朝夕于懷不能暫置陛下豈不欲奮神武之威以雪父兄之恥第重有所重未敢輕發今者陛下於父母

兄弟之間生無所累死有餘怨以前日愛親之心發為復讐之舉則何  
攻而不取何戰而不勝哉漢高帝以義帝之故三軍縞素猶足以起義  
氣而取天下况我國家雪先帝積年之憤其視高帝尤易為也今觀虜  
使却我歲幣邀我兩淮其辭氣狼戾與向者殊此必有所恃而然也臣  
恐憑陵之患直旦暮耳此而不決則歛然驟至雖欲禦之已噉臍矣臣  
等願陛下行之以果守之以堅首留虜使亟下哀痛之詔促發渡淮之  
兵速召人望以慰天下之心中外嚮應士氣激昂中興之功指日可冀  
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為陛下言之大抵虜人之情變詐百出  
吾與之和彼則以我為弱取我無厭直欲坐困吾國一舉而有之我欲  
與戰彼則慮我有謀緩而不進以挫吾銳逮其師老財竭又將變矣虜  
人之情或和或變或緩或速安其所欲豈直歲幣而已哉靖康之禍使  
者交馳而兵已扣城矣覆車之轍可不為鑒臣等激於事勢之逼誠恐  
朝廷或墮其計異時倉卒雖悔何追故不避斧鉞之誅仰干天聽願陛

下以臣之策謀及二三大臣苟以為可決行之誠天下蒼生之幸藩陽  
事畧曰宏圖紹興末以太學生上書言進取大計詔以其  
書刊入中興新語淳熙中虜使來庭譯及之詔宣索以進

新安文獻志卷四

甲集









